



现在可以说了

犹太智者基翁幽默文选

[以色列] 基翁著 吴远恒 夏平译

文匯出版社

现在可以说了

犹太智者基翁幽默文选

[以色列] 基翁著 吴远恒 夏平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在可以说了:犹太智者基翁幽默文选/(以色列)基翁著;
吴远恒,夏平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 7
ISBN 7-80676-642-1

I. 现... II. ①基... ②吴... ③夏... III. 笑话-作品集-
以色列-现代 IV. I382. 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7998 号

Copyright © by Ephraim Kish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图字: 09-2001-235 号

现在可以说了

——犹太智者基翁幽默文选

[以色列] 埃弗雷姆·基翁 著
吴远恒 夏平 译

责任编辑 / 季元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插图 / 钱雪晶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380 千
印 张 / 14.625
印 数 / 1—6 000

ISBN 7-80676-642-1/I·120
定 价 / 24.00 元

前 言

我正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我的搜索的眼光——一位天生作家的眼光——扫视着在我四周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对坐在候车厅里我的对面，正看着今天的报纸的一位先生特别感兴趣。实际上，我只是在看他一个人。他在阅读星期五的那一期，上面登载着那个难忘的故事，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就是我的脑力劳动的产品。

这一次，我确实感到好奇。我知道那一期里每一句印出来的话，迫切地注意着这位陌生读者手里的报纸发出的沙沙声。从他首先选择阅读什么文章，我可以确定他的教育水平，他的政治观点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生物学问题。有些人一开始就阅读新闻，另外一些人从电影评论开始，还有一些人从自杀新闻开始。读者对于我来说是一本打开的书。瞧——这位先生读到我写的故事了。他跳上……

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白痴。

我确实不期望他读我写的故事，谁也不能强迫他去读。有些人天生有一种健康的幽默感，有些人恰巧是些笨蛋，就像这儿的这一位。别去读它！别赏光啦，求求你……

我痛苦地感觉到好像面对着一个智力要求不超过3岁儿童的人。是个小店老板或者小贩之类的人。我发誓我可怜他。此刻，他又把报纸往回翻了。直接——直接——去看我的故事吧。那又

怎么样？就是为了这一点，我就应该改变我对他的十分确定的观点吗？是因为他宽厚地同意对我写的故事倾注一点注意力吗？这像你所知道的我的为人吗？不，先生，他仍然是那个他始终都是那样的讨厌的家伙。我对他那智力，出色的相貌，聪明的眼睛一点儿都不佩服……

当然，我对他并无积怨。说到底，他对我又做过什么呢？他仔细地浏览了整份报纸，接着直接翻回去看其中选出来最精彩的文章。这样做并没有错。相反，这表明了一种有条理的思维方法和高度的思想成熟程度。

不过他这会儿应该笑了。

在第十行或者第十一行是那个妙趣横生的双关语，读到这儿他至少应该微笑一下。但是他只是顶着他又大又秃的脑袋坐在那儿，似乎在参加葬礼。这是个普通的二流子。他关心的只是钱。钱！钱！钱！太恶心了！我一点儿也不信任这个人，他和他那双长着毛的手。瞧，他现在打哈欠了！就是因为这号人，我们国家才出现失控的通货膨胀！而当官的连手指也不动一下。这么个国家，我不禁要说。

他微笑了！

千真万确，他微笑了！我清楚地看见他的左唇角牵动了一下。这些贵族显然是隐藏他们的真情实感的过去时代的大师。他有不凡的自制力。但是到了最后，连他也被精妙幽默的魅力征服了。他的每一个行动流露出威严和高贵。他知道这么多的事。多极了！我转念一想，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微笑，他只是用他的染上尼古丁的手指去剔他的黄板牙而已。我的天哪，真是一头畜生！是个屠夫！不错，这是个屠夫。

在你那墙壁旁的黑暗角落里，在许多流着无辜的鲜血的半片牛身中间，就是你所归属的地方，你这可怜的人！你别碰我的著作，我恳求你，别用你的眼睛去玷污它了……

假如他识字的话。

谁知道呢？也许他只是在假装阅读？也许他只是一个由于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而双目失明的人。这种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只要看看他的眼睛。那里面有着某种邪恶的东西。他的鼻子——是兀鹫的喙。他的耳朵透出残酷。他那肥胖和松弛的躯体整个地烂透了。说真的，他在火车站干吗呢？他那病态的脑子在打些什么坏主意呢？他是不是一个——间谍？这很可能。凡是能够以这种阴沉的脸色阅读我的故事——我写的故事——的人——决不是犹太人！你把自己伪装得很好，我的老兄，但是你无法愚弄我的本能！我必须通知警察：有一个可疑的人在火车站一带转悠，读我写的故事不感到有趣；请你们立即派警车来……

哟，他在大笑了！

他确实实在捧腹大笑。可以想像，他直到现在才充分集中他的思想。他毕竟是一个凡人，对吗？很可能他是一位心不在焉的教授，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有关核能的思想。不过，说实话，他并不像一位教授。他更使我想起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或者海军上将什么的。

不管他是什么人，读了这么精彩的一篇故事能够开怀大笑的任何人都是一位诚实的公民，愿上帝保佑他。只是到现在，我才明白第一印象是多么的能够把人引入歧途。如今你上哪儿看得到这样古典的容貌呀？聪慧的眼睛，充满了热情和理解；他那副洁白无瑕的牙齿在阳光里闪烁着。他是一位诗人。一位热心的人道主义者，一位恩人，我的读者，我要亲吻他那特别宽阔的前额。我爱这个人。我爱他那珍珠般的笑容。因为他是一位人物。有着像他和我本人这样的儿女的国家有福了。我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叫你父亲……

目 录

前言	1
拗口的街名	1
以色列度假记	7
打给齐格勒的电话	11
天气预报：雨伞处处	13
父亲的诞生	20
为有选择的移民一辩	27
一品狗格	30
驯狗记	38
动物农庄	44
谁说没有小角色？	48
拎皮箱生涯	54
没关系，悠着点！	57
婚姻的假日	63
头发渐稀者日记	68
阴魂不散	73
为自由而生	78
耶路撒冷的电脑	83
献给潜在的大师	87
怎样改掉习惯	93

隐姓埋名	95
艺术的光辉四射	100
他们明天光临	106
转折点	113
巨灵神的争斗	118
干扰塞利格家的广播	122
电话动力学	127
青年演员的悲歌	132
如何受到评论家青睐	138
抗生素接力赛	143
双子座相逢	145
犹太扑克	151
西瓜里面怎么样?	156
这东西	163
猫叫春的 A 大调	166
请大家吃花生米	172
采访内心的人	177
博多尼字体变讣告	181
在风暴眼中	185
全民购象记	192
舀水舀掉朋友	196
认为无罪! 卡夫卡《审判》的续集	202
打烊时间	208
阿希玛兹	212
如何不真正想评论书籍而评论书籍	216
大逃亡	223
最硬的通货	230
关于正义	235

浓咖啡策略	240
突然成功	243
罗克陀斯基之吻	247
看病记	252
恶心之事	257
3 : 45 的思维训练	261
拯救丹吉尔	265
保姆的经济学	273
大成功	279
俄国人要来了	283
可疑的养鱼迷	288
猫咪奶瓶	295
交叉电话	301
超市购物	307
陈年老酒	311
无名英雄	316
现在可以说了	321
连锁反应	325
绥靖政策	330
可靠消息	335
孟达克对莎士比亚	340
亲密无间	346
辩护律师	351
前进！犹太雄狮	356
名伶之荷	360
胡萝卜头	366
填字之幌	372
爱上杀手	376

为老师买点什么?	384
殷勤待客	388
漫漫长夜	393
他们不会裁军	399
一夜白头	404
速度狂人	410
拿破仑是怎样被打败的	413
《启示录》中的四骑士	418
空闲的约瑟芬	423
维也纳衣架	429
乔治,友好的街痞	433
烹调油和名声不相协调	440
仅为客人服务	445
牛皮大王	450
译者后记	457

拗口的街名

房屋鳞次栉比，街道像人所皆知的兔子那样成倍增加。天哪，上哪儿去找这么多的街名呀？对人类作出过贡献的人，每一位都已经名垂千古。英雄们太累了；剩下能用来取名的只有几个历史典故，像赫尔辛福斯复国主义者大会等。不错，这就是芬兰首都的旧名，芬兰人至今尚能读得出来。

要是苏尔兹包姆早发现我是干那事的合适人才，这一切压根儿就不会发生。好久以来，苏尔兹包姆一直在找一个可以放心托办某些事情的有头脑的人，现在，他和我谈了一阵子以后，就十分明确地露出口风说，他正在认真地考虑让我处理这件事。

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傍晚，我打电话给他，他告诉我，这件事情他打算就这么定下来啦，问我能不能马上去他那儿一下。我高兴得无法用语言表达。无论怎么说，苏尔兹包姆毕竟是苏尔兹包姆，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于是，我开门见山，问他住在哪里。他告诉我：“赫尔辛福斯街5号。”

“好，”我说，“我过5分钟就到。”

“好极了。”

我立即出发，可是才走了几步，一件比路障还要糟糕的东西使我无法再举足向前。我已经彻底忘了这条街的名字。我只记得那个街名是字母“P”开头的。

我别无选择，只能走进一个电话亭，在电话簿上查他的姓名。电话簿上根本就没有苏尔兹包姆这个姓！咳，这么个姓！为了保险起见，我也在字母“Z”项下查这个姓名。一无所获。他大概换了个新的电话号码吧，我想。幸运的是，我在我的记事本上记录了他的姓名。我打通了他的电话。

“实在是荒唐得说不出口，”我对他说，“我把你家所在的那条街的名字给忘了。”

“赫尔辛福斯街，”苏尔兹包姆说。“赫尔辛福斯街5号。”

“好极了。”

这下子我小心得多了，我不断自言自语地重复：“赫尔辛福斯……赫尔辛福斯……”

在城北端的一处地方，我拦住了一位走路人。“劳驾，先生。请您告诉我……”

“实在是对不起，”这人打断了我的话，“我不住在这一带。我自己也在找乌齐尔街呐。”

“乌齐尔街，”我说。“巧啦，我倒知道它在哪儿。一直往前走，到第二条街往右拐。”

“多谢您啦，”这人向我道谢。“顺便问一句，您在找什么街？”

“我，”我说，“我……呃，我是……”

信不信由你，这人的唠叨劲儿确实让我再次忘掉了这条街的名字。我惟一可以发誓记得的是，那个街名是字母“S”打头的，门牌号是9号或者19号。

说真的，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再次打电话给苏尔兹包姆，他不会把我看作一个老是忘记街名的人吧。我绞尽脑汁要想出这个街名，可是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我的思维能力总是会回避强加给它的各种任务。于是我在一家咖啡馆坐下来，放松自己，期盼着那如电光一闪的灵感降临。然而想起来的惟一街名是“施马利亚胡·莱文”（到那时为止这个名字我一直记不住——什么原因不知道）。

我知道我要想出来的街名不是施马利亚胡·莱文，而是一个外国名字，而且那个街名一定是字母“L”打头的。

于是我打电话给苏尔兹包姆。

“喂，”我说。“我已经在路上了。也许你能告诉我走哪条路能最快到达你家吧？”

“你现在在哪儿？”

“本·耶胡达街。”

“噢，那地方离我家不远。最好的办法是就近找个人问问。”

“好的，”我说。“顺便问一句，这个街名怎么拼写？”

“就按照发音拼写。怎么啦？”

“我觉得这里的人好像不知道这条街。这是一条新街吗？”

“不算新。”

“不管怎么说，这名字太长……”

“怎么？”——苏尔兹包姆这么说——“比这长得多的名字有的是，像马蒂提亚胡牧师街啦，尼卡诺尔门街啦，还有阿基巴·科尔诺米塞尔科街……”

“不错。可是你那条街的名字实在太拗口了。”

“好啦，好啦。叫叫会顺口的。可是你为什么突然对我家所在的这条街这么关心起来？”

“噢，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只是想……”

“你来不来？”

“来的。5分钟就到。”

“那好。”

他放下电话听筒。我仍然待在电话亭里。此时也许是我一生最艰难的时刻。从这时起，“马蒂提亚胡牧师街”、“尼卡诺尔门街”、“阿基巴·科尔诺米塞尔科街”这些名字就永不磨灭地刻在我的记忆中了，不过我并不特别需要它们。过了一会儿，我以缓慢而深思熟虑的动作，拨响了苏尔兹包姆的电话。

“喂，”我以嘶哑的声音轻轻地说道。“你那条街叫什么来着？”

“赫尔辛福斯，”苏尔兹包姆冷冰冰地从牙齿缝里挤出声音。
“把它写下来好吗？”

我去摸索我的圆珠笔，可是自然找不到。还没有等我告诉苏尔兹包姆我5分钟以后就到他家，他已经把电话挂了。不过我没有重复刚才的错误，而是借助记忆术了。“赫尔辛福斯”(Helsingfors)——我分析着这个名字——它的第一部分让你想起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而第二部分“福斯”的发音和英语“第四”(fourth)几乎完全相同，两部分由一个英语字母表第七字母“g”相连接。非常简单：“赫尔辛-基-g-fourth, 5号。”

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包袱扔给了司机，“赫尔辛福斯街5号。”

“赫尔辛福斯街5号，”司机说了一遍，放松了离合器踏板。我舒服地坐在靠垫上，冥想刚才的事有多么奇怪：像我这种素质的知识分子，连在入学考试卷子上的全部答案，诸如“古代达契亚的首都是萨尔米塞盖图扎”之类都仍然记得——这么个脑子简直是一架电子计算机的人，居然会忘记一个简单的名字，像……像……

“对不起，”司机回过头来，“那条街叫什么来着？”

我意识到自己再次忘记了这个该死的街名，一下子陷入完全的绝望。我记得起来的只是“萨尔米塞盖图扎”。明显记起这个名字以后，我就开始咒骂司机，但是他发誓说，他在弗里施曼街口的那一会还知道这个名字的。

“好吧，没有关系。”我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保持平静。“咱们尽量想出这个名字。让咱们平心静气地想。你记起来了么？”

“什么也记不起”——这小子这么说。“除了门牌号码是173。”

“集中心思，老兄，集中心思！”

“辛格曼……采里格伯格……柴尔曼诺夫斯基街……差不多是这一类的……”

突然，我想起来了——记……记忆……记忆术！我得救了。怎么记呢？挪威首都——就是“奥斯陆”——中间是“g”，然后是德语的“五”，就是“funf”（芬夫）……

“奥斯陆-g-芬夫街7号！”我向这白痴冲口而出。

他发动汽车，朝南驰去。开过了三个街区之后，他停下车，说，“对不起，没有这么一条街。”

说实话，我也一直觉得没有这么一条街，但是司机这么快发动汽车可把我搞糊涂了。我甚至知道我错在哪里：中间没有一个“g”。让我想想，“奥斯陆-r-芬夫”，“奥斯陆-m-芬夫”——不对呀……

“呃，”司机问，“现在怎么办？”

我朝他投去蔑视的一瞥，还有一张一英镑的纸币，下了车。我在附近的一个电话亭挂了个电话给苏尔兹包姆。

“喂，”我说。“我马上就来你那儿。发生了一些十分奇怪的事情……”

“赫尔辛福斯！！！”苏尔兹包姆咆哮道。“不过你不用来了。”

他挂断了电话。

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可不在乎。我宁可不与这么个人打任何交道。我跨出电话亭，发现自己正好在赫尔辛福斯街上，不过这一事实也不让我烦恼。很明显，我命中注定不会为苏尔兹包姆服务。不过我想我是不会投这个城市的赞成票的。他们把街道的名称取得多么不高明呀……呃……哼……真该死！



以色列度假记

我国是一个杰出的民主国家，人与人之间的藩篱早就拆除殆尽。我们以色列人对这种恐怖现象已经习以为常，可是旅游者们可能会遇到一点麻烦。

“服务员，请过来，服务员！”

“什么事，斯坦伯格先生？”

“来两份早餐。”

“好的，先生，两份早餐。就来。我只想问您一个问题，斯坦伯格先生，您是不是我在报纸上读到有关报道的那位作家？”

“我的名字叫约翰·斯坦培克。”

“我明白了。昨天我还看到报纸上登了您的照片。不过我得说，您在那张照片里的胡子更多。报上说您要在这儿待上整整一个月，您是隐姓埋名来到这儿的，好让人们别来打扰您。这位是您的夫人吗？”

“是的，她是斯坦培克太太。”

“她看上去比您年轻得多。”

“我说了要早餐。”

“马上就来，斯坦伯格先生。各式各样的作家都上这家饭店来。上星期就来了一位写《大逃亡》的。您读过《大逃亡》吗？”

“没有。”